

染血的脚印 染血的脚印 染血的脚印

柯尊解、刘坚 著



BK 97128

I247.5
3571
2

柯尊解、刘坚 著

染 血 的 脚 印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B 627546

染血的脚印

柯尊解、刘坚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625印张 2插页 226千字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武汉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400册

ISBN 7-5059-0545-7/I·343 定价: 2.45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绘中国当代一个青年农民悲剧性经历的长篇小说。

有才干、有抱负的青年农民邢天佑，虽然拚命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，但他却始终逃不脱那个极左路线的打手、玩弄妇女的淫棍公社主任韦盛平的魔掌。邢过去受到韦的迫害，吃尽苦头。三中全会之后，他虽奋发图强，带领建筑队进入城市，但仍然受制于钻进县委领导班子的韦盛平手中的权力。当邢的建筑队由于韦不给贷款而出现危机时，他的得力助手、对他一片深情的姑娘乔小娥，为挽救建筑队的危机，作出了最大的牺牲，被迫向恶棍献出肉体，换取贷款。最后她含着耻辱写下遗书，与邢天佑永诀。

第一章

(一)

隆冬。

腊月底的深夜，本应该是一团漆黑的，但厚厚的冰雪，却将这世界冻得惨白。

寒风萧瑟，时儿有挣扎反抗的鸡鸣之声与阴森恐怖的大吠之声，在冰天雪地里断断续续地颤抖着，证明这个世界并未完全冻僵。

但此外，便只有一片茫茫的雪地，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活物来了。

就在鸡鸣犬吠继续的夹缝里，迷迷茫茫的雪地上神不知鬼不觉地伸过来一长串孤单的脚印，象一串无尽的省略号，从南边伸过来，一直伸向黄泥岭村头。

村头堰堤上那株不知哪辈子留下的秃丫老槐树，鬼影似地兀立着。它身旁，不知何时又陪伴似的添了个悠长全黑的鬼影，茕茕地伫立着，向村里探头探脑。

那山村象只畚箕，三面围着小山包，只村前这么个豁口，三十几家土砖屋，全挤在山坳里。厚厚的积雪埋去了它们一上一下两个半截，象一群冻呆在冰雪里的企鹅，全都缩

着脖子，却又在朔风中颤抖着。

天地有偏心。黄泥岭落在鄂东南这处丘陵地带，在它的北面和西面，是土地肥沃的江汉冲积平原，在它的南面，则是木材、土特产资源丰富的江西幕阜山和九岭山区，而它，被排定在这中间，既不依山，也不傍水，只有满目的黄土巴。然而，要生存，祖宗落业在这片贫瘠地带的村落，便大都有一样帮补生计的传统手艺，这手艺全村共有，黄泥岭的传统手艺便是烧砖瓦和作砌匠。

从村豁口出来的那条小路，在绕过一口荷塘和两座土窑之后开岔，主干通向公社和区政府所在地秋阳镇，岔路弯弯曲曲向南延伸，它的尽头是看不见边际的丘陵和大山，大山那一边还是大山。也许，它根本就没尽头。黄泥岭人一代一代，踩着这条小路进江西，赚钱没赚钱，一定要赶在腊月底回家过年。就这样，年复一年，代复一代走着。

这些年中断了。因为，这是一条资本主义的死路，路上有地雷！

然而，这位二十多岁的党员队长，却偷偷地又走了一回这条路，他明知问题性质严重，却不得已。他的妻子重病在床，急需钱来救命，而他，却偏偏没有！

“至多留党察看吧！”他这样宽慰自己。

他要救妻子。那个可怜的女人，一向身子单薄，却是那样勤劳节俭，那样敬重丈夫，孝敬瘫痪的婆母。她嫁给他仿佛是命中注定来还债的。她本来身子虚，又终日劳累，每夜上床便散了骨架。然而，她对丈夫百依百顺。他也感到了自己旺盛的精力与妻子早衰的身心很不协调，但那种最低水准的物质生活使他的生理和精神都变得迟钝和粗鲁了。他的女

人竟在半年之内两次流产！

他把妻子送到区医院，区医院怕误事，转到县里，可住院得预交三百块，而他，总共才凑得出三十几块钱，他只得带点药回家。

刀扎在他的心尖上。要救妻子，必须有钱！

“你就偷偷进趟江西罢。”副支书邢四叔悄悄对他说：“犯了，至多留党察看两年！”四叔佝偻着腰，一边叭嗒着烟，一边黑着脸替他谋划着：“救人要紧呵！”

于是，他就这样选择了。因为，别无选择！

妻子怎么样了？离家近一步，他内心的酸楚愈益沉重，愈益急切，但他不敢贸然进村，怕遇不测，搜去了他挣到的救命钱。

土屋群一片死寂，他贼似的拐过一条小巷猛然望见自家土屋里还亮着灯，他仿佛猛可被打了一闷棍，一股不祥的预感袭上来，他隐约听到了好几个女人悲戚的抽泣，他慌了。他绝望地呼号着破门而入，一阵寒风卷进来，青灯的浊光摇曳着小土屋。

土屋里吓懵的人，猛然一齐惊叫：“天佑！”

邢天佑扑到床前，抓住妻子冰凉的手悲声呼唤：“英子啊——”

“你……回了……”妻子艰难地笑了，喉咙被痰堵住，声音微弱得几乎没有，但天佑听到了，从妻子翕动的口型中听到了。

他也笑了，抹着泪从身上抠出一把钱握到妻子手上说：“英子，我挣够钱了，够了！”

妻子的脸上泛起一片毫光，嘴唇又在艰难地翕动，她在

说：“真怕见不到你了。”

天佑一阵揪心，却装出笑来，说：“别说傻话，明天就送你去医院！”

呆在床边抹泪的云英和竹青也来拉了英子的手安慰：

“英姐，佑哥回来就好了，你会好的，到春天就会好的！”

四叔佝偻着身子蹲在一边，黑着脸叭嗒着旱烟，瓮声吩咐：“天育，天快亮了，你去准备竹床被子，天一亮就抬人上路。”

天育应了一声，便与媳妇云英一起走了。

四叔把天佑拉到灶间问：“有多少？”

“够了，”天佑说：“凑了三百多哩！”

瘫在床上的娘却心疼儿子，要天佑去弄点吃的。竹青听见便忙下厨，可屋里连鸡蛋也没一个，她点着火烧水，让天佑和四叔看着，转身出门，要到自己家里去取几个鸡蛋来。

“英子起了痰，”四叔烘着火，闷闷说：“怕要变症哩，咱尽心罢。”

天佑心急如焚，却说：“只要活着赶到医院，就有指望的！”他给自己壮胆，但他的心比谁都虚：“天育怎么还不来！”

“佑哥——”突然，灶屋窗外有人叫。

天佑和四叔都吃了一惊，起身探头看见窗下站了个十几岁的小姑娘，抖瑟着裹件军大衣，是支书天保的小姨子。

“小娥？什么事！”

“你快跑吧，韦主任晓得你回了，要我姐夫带人来抓你哩！”小娥报了信，便匆匆去了。

“你走吧，把钱留下。”四叔说。

“那怎么行？我要送英子上医院呵！”天佑又气又急又怕。

“混蛋！你留下能送她啦？”四叔黑着脸骂：“把钱给我，我跟天育抬人。快跑，叫他们抓住你，就人财两空啦！”

天佑慌张地将一把票子塞给四叔，勒紧腰间的棉布洗澡巾，仓惶逃出门。

兜头的寒风直灌进他的五脏六腑，噎得他浑身架不住颤抖，他难过地回头望着自己的土屋，实在迈不开腿。抬妻子进县城，路上得有个女人才行呵！他急仄身去找竹青。

竹青取了鸡蛋刚出门就碰上了佑哥，她没想到韦主任这么快来抓佑哥！她有些惶乱。

这个健壮而漂亮的年轻媳妇的内心却是病态的，一见到佑哥，她仿佛就成了负债者。

她的姑妈原是这个村的，那时，大表哥天保分了家，姑妈带着表弟天琳过日子。她打小常来这村，成了天佑天琳的儿时好友。后来，他们慢慢的懂了一些事，又同在公社中学读书，三个人的感情更深了。两个男孩子同时在痴呆地却又偷偷摸摸地爱着一个女孩子。而她呢？似乎也在同时爱着他们两个。然而，这样的爱是不能长久的。它的合法生命只能维持在青年之前！男女之间的友爱，只允许有两种趋向——灭亡与结婚，而结婚，有时又是别致的死亡！

他们都高中毕业了。在山里老人看来，这种事应当挑明了。这年冬天，他们三个人又在秋阳河治水工地会合了。公社把他们抽到一起，负责工地宣传。这一回的交往，似乎又与以前在学校里有了许多不同，大家都小心起来，偶尔坐到一

条凳上，便要脸红，便要心跳；然而，却又巴不得能时时相伴，哪怕不说一句话！

她天天等，日日盼，指望有一天，他们中有一个塞给她一封情书。但说良心话，她更盼着佑哥能抢先！

终于，到了这年腊月，政府征兵，天佑天琳都参加了体检，而且全都合格了。那时，天佑爸还在，他娘也没中风，两个老人为儿子的前程，上区上县去求，又写了火红决心书交上去，要送儿子参军。为这事，县、区、社大力表扬。村里谁都以为，这回天佑一定能参军了。

这时，竹青慌了，再不能等了，她精心在一方洁白的手帕上绣了片青竹叶，塞给天佑。

天佑也早预备了，从身上取出个小红本子给竹青，扉叶写着“赠给青妹 佑哥”。

这就是情书呵！少女怔了一刻，然后，鸟儿似的快活地飞开去。

但结果却只天琳参军了。他穿着军装，那么神气，竹青来送他，看醉了。他暗里拉着竹青的手说：“姐，照张像留念，行么？”

她默然应了，笑着照像，心却矛盾极了。她没料到照像馆会起哄似的将那合影放大，嵌出来展览！她没想到天琳会写信给天保！

她被宣布为军婚，一切受到保护！

她是欠了佑哥一笔债的。现在，她只希望佑哥能幸福，英子姐能好好地活下来，她时时都指望有个机会，能让她为佑哥分担痛苦与磨难，她把十几个鸡蛋塞进佑哥的衣袋里，催促说：“你快放心走吧，路上小心！”自己却向前去打探

动静。

她小心翼翼地出门，见没啥，正要转身招呼佑哥，突然，村巷口晃了下手电光，接着，就有人转步向这边走来，这条窄巷里没地方躲了，她赶紧一把将佑哥拽回屋，闩了门，想等那人过去了，再领佑哥出去。

两个人提心吊胆，屏息静气地站在黑暗里，谁也不敢吭声，谁也不敢眨眼，心焦火燎。

“笃笃笃！”有人敲门！手电筒抵住门掀亮了，光从门缝射进来！

屋里的两个人吓呆了！

“谁？”竹青惊魂不定地压低了嗓子问，一边示意天佑向后躲。

“谁？”竹青又问了一声，电筒又亮过一次，却没人应！竹青更慌了，堵住门缝说：“你是谁，快吱声，要不，我喊啦！”

外边那人这才答应：“我！”

他？怎么知道佑哥在这里？竹青一把插牢了两道门闩，说：“你有什么事？韦主任！”

“你快开门！”韦主任压着嗓子说：“天佑媳妇病重了，你去料理一下！”他说得很急促，似乎喘不过气来了。天佑早赶过来，伸手要拉门开门。

竹青连忙拉开他。她听出韦主任话中有诈，只有她能听出来，她一边把天佑往灶屋推，一边说：“韦主任，你先走，我穿上衣服就来。”她把天佑送到灶屋藏好，韦主任又敲门了。

这门不能不开了。竹青反扣了灶屋门便来开大门，闩一

拉开，韦主任便咔嚓一声挤进来，迅速用背抵住门扇，笑眯眯盯住了竹青。

这个下流胚，人称他破箩装石灰、到处留下迹。凭着一张俊脸、一张乖嘴和一块区干部的牌子，四乡里勾引玩弄女人，到哪处蹲点，就要在哪里玩几个女人！偏偏没人处分他。出了事，至多也只把他召回去住一两个礼拜，说是反省，其实这花招谁不清楚？是怕群众气头上打了他，让他躲躲风哩。过了一阵子，他又换个地方蹲点，还是照旧。全区转了个遍，臭得没地方敢去了，才派到又穷又苦的黄泥岭来。

狗改不了吃屎，到黄泥岭没多久，他就打竹青的主意了。竹青正提防着他呢，可眼下，她到底有些心虚胆怯。

“你，你要干什么？”竹青见韦主任向她逼过来，有些惊慌失措，结结巴巴说。

“不干什么呀。你怎么啦？竹青，这么慌里慌张的！”韦主任嬉皮笑脸的用手电筒朝竹青的脸上晃了晃，满不在乎地打量屋里的每个角落：“我渴了，想讨杯水喝，行么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朝灶屋去，见那门扣扣牢了，又返身往竹青卧房走。

竹青吓得脸色煞白，哆哆嗦嗦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，你出去，快出去！”

韦主任依然一副嬉皮笑脸，轻佻地一掀门帘便大模大样地进了卧房，一屁股坐到床上！

竹青吓毛了：“你走；要不，我喊啦？”

“喊什么？”韦主任晃荡着二郎腿，摸出了一支烟，“我坐坐不行么？”

“我是军婚！”竹青壮了壮胆，厉声说：“你敢胡闹饶不了你！”

“甭，行呵！”韦盛平笑笑，双掌托着后脑勺，干脆向后一仰，躺到床上说：“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正是来保护军婚，捉拿破坏军婚犯的！你把那天佑藏在哪里？快交出来吧！谁不知道你们是老相好？唔？”

这东西把一切都安排定了！他与支书天寿带人去抓天佑，看到一个人影匆匆朝村北仓惶而逃，追到村北，雪地上只有一行脚印了，蓦地，他发觉，那是一双翻毛皮鞋的脚印，而且右脚前掌有个大疤子。

他一下子就明白往前逃去的是谁了！那是他一个月前送给天育的一双鞋。好呵，天育，你跟我玩起了调虎离山计，好，看我还你个狸猫换太子！天育的老婆云英也算个好看的！

这东西想好了路数，便要天寿带人沿脚印追出村，他却返回来，想钻空子去调戏云英，却没想到半道上把天佑堵进了竹青屋里。这会儿，他见竹青果然被唬住了，好得意，一翘身便来拉住竹青，下流地说：“竹青，你对我怎么就这狠心呢？把待天佑的那情意分半点给我，我为你死也行呀！”

竹青吓得直往后缩，可韦盛平猝然扑通一声跪过来，一把拖住了她的双脚。

“竹青，求求你，我的病发了，只有你能救我。十分钟，只十分钟我就走，人不知鬼不觉，你也能救你的佑哥呵！”

竹青又羞又怕，双脚被韦盛平死死箍住，抽不开，甩不脱，踢不掉。夜深人静，她怕暴露了佑哥，更担心佑哥沉不

住气先嚷起来，只哀求说：“韦主任，你别动，别动，你放开手坐下来慢慢说！”

韦盛平哪里肯松手，他见那灶屋被反扣着，料定天佑躲在里头，他还怕什么？他拖住竹青的双脚，猛一躬腰，便把她放倒了！

躲在灶屋的邢天佑忍无可忍了，猛搥反扣的门，愤怒大吼：“畜生！住手！”

天亮了，却没有太阳。厚厚的阴云将天地间死死地捂住、捂住。枯北风漫天狂搅，夹着蒙蒙的干雪灰，直把这人世间搅得头重脚轻，搅得如一盆稠稠的玉米糊糊，分不出东南西北，分不清天上地下。

公社基干民兵冬季拉练，正在黄泥岭住着一个排，韦盛平只须从口袋里掏出口哨来轻轻一吹便唤来七八个，他们扛着七九步枪，挥着铁头帆布武装带，如狼似虎，一阵风闯进来。

捉奸捉双，民兵们亲手从竹青的房屋里捉出了邢天佑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

这些民兵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思想红、求进步心切，打人捆人当过年的主儿，他们将邢天佑一把擒出来，呼啦围上去，不由分说，枪托、铁头武装带舞得雨点一般，乒乒乒乒一阵乱打。

邢天佑来不及分辩，来不及呼救讨饶，劈头盖脑的一阵抽打使他喘不出气来，他拼死用双手紧抱住头，痛得满地打滚。

这惨剧就在竹青的新房里演出，就在竹青的面前演出，她眼睁睁看着佑哥痛苦地卷曲在地上，在皮鞭枪托下滚来滚

去，万把尖刀刺进她的心尖，她发疯似的要扑上去救她的佑哥，可她也被两个民兵反扭着双手，任她泼命挣扎，也无法从两个强壮男人的手里挣出去，她只剩下绝望的呼号：“你们放了他！你们不能打他呀，他没有，我们没有呵！”但没人理她，这弱女子带血的哀告，被如狼似虎的拷打淹没了。她绝望了，只剩下拼命，她要以一死来保全她的佑哥，她再不呼告，攒足了力气拼命挣扎。

突然，她感到右胳膊咔嚓一声脆响，她只感到一阵钻心疼痛，那扭着她右手的民兵显然也觉出她的右手骨折了，一愣神，下意识地松了手。竹青不顾一切，猝然转身，疯狂地猛扑左边的民兵，那民兵见她来得凶，一时吓慌了手脚，撒手往后退缩。

竹青挣脱了身，也不追那民兵了，拖着骨折的胳膊，舍命扑向天佑，猛趴在天佑的身上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天佑挡住暴雨般抽打下来的铁头皮带和枪托。

这个可怜的弱女子！

“把她拖起来，快，把那女人拖起来！”韦盛平吼叫着冲上前，伸手揪住竹青的头发，狠命往上拽，两名民兵也扑上来，将竹青拽开，另几个民兵便叫嚷着，将打得半死不活的那天佑捆好押出去。

竹青泼出命往前赶，这个痴情的弱女子还想从民兵的手里夺回她的佑哥，但是，她被韦盛平堵回来了，她却不知道扑过去，抱住韦盛平，咬死那畜生，她只知道声嘶力竭地呼号，“你们放开他，你们不能冤枉他呵——”

民兵们半架半拽地将那天佑拖出门，雪地上留下佑哥的膝盖犁开的深深的血印，她不知道他们将把她的佑哥拖到哪

里去，她不知道他们还要怎样折磨整治她的佑哥。她万箭穿心，此刻，她骤然感到，没有什么比把她与佑哥分开更叫她胆寒恐怖的了！残酷的毒打暂时停止了，她眼睁睁看着他们从她身边抓走了佑哥，这使她从一种恐怖中惊醒，骤然又掉进更深的恐怖里，破坏军婚是一桩比什么都可怕的罪名，呵！佑哥怎么背得起呵！

一切都来不及想了，一切都顾不得了，她不能让他们就这样把佑哥带走，她不能让他们就这样把佑哥抓去坐牢。她觉得这祸事是她招来的，她要承担，她应该替佑哥去挨打，去受辱，去坐牢去杀头！她猛然向前扑去，重重跪倒，死死抱住韦盛平的后脚跟，泣血哀告：“不，韦主任，求求你，求你放了他，救了他。这不怪他，不怪他呵，怪我，都是我呵……”

这个可怜的弱女子，只说尿盆子已经扣到了身上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她以为自己多担一份罪，就能为佑哥减轻一份，她拼命把所有的罪都拉到自己的身上，以为这样就能救下天佑了，她却没有想到，韦盛平正需要她这么作，她这么当着众人招下罪名，不仅是会坑了自己，更会坑了佑哥！

“唔？”韦盛平猛地扭过头来，阴狠狠地狞笑了，说：“好，你必须把详细情节全写出来，态度要老实！”他说着，下巴颏召来两个女民兵，命令说：“你们俩用心看住她，隔离反省，明白了没有？不许任何人与她接触，让她尽快把交代材料写出来！”

两个女民兵挺着刺刀把竹青逼进屋。

现在，她灿烂的新房成了关禁她的牢房，那两个女民兵威武地持着枪，很警惕地守在房门口，不许她迈出门槛一

步，也不许任何人靠近房子，吃的喝的，全得由她们检查，然后还得由她们传进去。

她被关禁了半日，一个字也没写出来，因为她实在没什么东西写呵！然而，她不能不写，她要救她的佑哥，这个可怜的弱女子没有别的力量了，她只有替她的佑哥去死，她并没想到她在干一件多么可怕的蠢事！她反倒怕这桩可怕的蠢事办迟了，误了时间就救不了佑哥了，她焦急万分，咀嚼着耻辱与痛苦，咬紧牙来用左手写。她写是她自己勾引佑哥，她写是她把佑哥硬拉进家里关的，她写佑哥不肯，骂了她，她写，他们还没有作那种事，韦主任就进来了。

她把这样的文字交出去，韦主任看了当然不满意，说她不老实，混关、避重就轻，她没有办法，她知道韦盛平要她写什么，她没有那事怎么能写？！可不写过不了关，不是为自己，是要救佑哥呵，她咬咬牙，写！

写了，什么都写了，什么都是自己主动的，与佑哥无关，要杀要剐，你们整治我吧！

畜生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！现在，你该放佑哥了吧！竹青痛苦而焦急地等待着。

可是，等到下午，天快黑了，佑哥还没放，据说，马上就要往区上押了！她这才蓦然发觉自己上了当，发觉自己作了件多么可怕的蠢事，这桩蠢事真要把佑哥坑进牢里去了！

屈辱，悔恨，两股毒火炙烤着她的心，现在，她才真正彻底绝望了，她觉得自己再也无颜留在人世了。她偷偷地从地上拾起摔碎的开水瓶胆碎片，猛地丢进嘴里……

“佑哥你在哪里呵！”她吞下那把碎玻璃，平静地躺在床上，泪水盈盈，她的心被这破碎玻璃划得伤痕累累，她的